

生死相依

阳光洒落在孟获城的高山草甸上,蓝天下青翠的草地铺开开来,仿佛一块绿色的绒毯,壮观辽阔。这里是西南最大的高山草甸,有四川小“肯尼亚”之称。微风拂过草丛,群山连绵起伏,为这片美丽的草甸增添了生机和活力。草甸中间有一棵千年枯树,是一处凄美的景点,名为“生死相依”。

这里,一棵生机盎然的绿树和一颗凋零的枯木,仿佛在述说着关于生命与死亡、盛放与凋零的深刻寓意。那棵生机盎然的树,青枝绿叶,如同一位优雅舞者,在风中轻轻摇曳,闪烁着生命的光芒。而那棵枯死的树,瘦弱而颓废,枝干如同枯骨般裸露着,没有了昔日的辉煌与生机。

两者相互缠绕,形成鲜明对比,犹如生命与死亡之间永恒的律动。生与死,在这一刻交织,让人不禁沉思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生死相依,不仅是一处景点,更是一幅关于生命哲学的画卷。如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无论是璀璨绽放,还是枯萎凋零,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意义和价值。

红石滩

映入眼帘的是那连绵起伏的红石群,仿佛是大自然的心弦,静静地跳动着。红石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

孟获城： 古老传说中的神秘之地

□ 饶友君

着晶莹的光芒,仿佛是一颗颗火红的心连成一线,散发出无尽的热情与活力。这里是大自然的杰作,是一处被岁月雕琢的绝美景色,而其中的“红石连心”更是其最美之处。

漫步在红石之间,仿佛置身于神秘的仙境之中。清风拂过,带着芬芳的花香,在耳畔低语,让人心旷神怡。或许,在这片红石滩上,曾经有过古老的爱情传说,有着情意绵绵的佳话,而这些红石则是见证者,承载着永恒的美好。

“红石连心”,象征着爱情的坚贞与永恒。它们紧紧相连,彼此依偎。站在红石滩上,远眺群山连绵,近观红石润泽,心中涌动着一般深深的感动。

烽火台

“古韵烽火”将我们带回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之中。登上烽火台,眺望远方,仿佛能闻到烽火燃烧的硝烟味道,历史的厚重在空气中弥漫。

月亮湖

宁静如镜的月亮湖,湖面波光粼粼,宛若一面湛蓝的明镜,倒映着云卷云舒、日月星辰。因月牙状的湖面得名“月亮湖”,传说是孟获与祝融夫人的情定之地。

孟获,那位勇猛无畏的蛮王,凭借着智慧和勇气统领着一方部族。祝融夫人也是火神之女,如同燃烧的火焰

都是从本源上表达人和自然的相通性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哲学智慧。光雾山是国家5A级景区,有“西南天然大氧吧”的美誉,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地质公园称号。庄子强调以“山水”悟哲理,“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然而乐与!”庄子将自己的生活乐趣、幸福指数融入山水林木、湖泊土地之中,并从“坐望”“心斋”的独特视角审视山水、探索山水、寻求人与自然的最佳关系,达到人与自然的共融,从而探求美学意义、人生意义、生命意义。从孙梓文的诗句中,我们领会到的不仅是他诗意的描绘,还包含更多令人深思的哲理和思想内涵。

“你走了/一座山就空了/唯有北风,徐徐吹/这些都是巨大的虚无/像雨水经过我,流向你/又像风经过你,吹向我。”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一书中分析了存在的现象和现象的存在。诗歌《风雨慢》让我们体会到诗人以光雾山的形式,探索了生命存在的意义和山水意象表现的自由与浪漫。河水的“空”显出光雾山的“雄壮”之美,风和雨的互联,阐述着人和自然不可分割的和谐关系,传递着现下推崇的“隐逸文化”,借山之形,表山水之意,达心中之情,在山水的形神兼备下,表现出人们心灵深处的渴望和追求。

纵观《光雾岚》这部诗集,诗人将现代美学、梦想与现实、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倾注于诗行之中,既体现了人文美、社会美的价值内涵,也充分呈现了自然美在新时代的深刻意义。

般炽热。两人本是水火不容的存在,却在这片湖畔相遇。湖水悄然荡起涟漪,仿佛他们情意绵绵的低语。

下山的路上,一位彝族大爷坐在石头上,嘴角挂着淡淡的微笑,似乎在回忆着年轻时的梦想。这一切,被采风的摄影师定格在相机里,一幅优美而厚重的“父老乡亲”作品由此诞生。

夕阳洒满孟获城的每一个角落,人们开始忙碌起来,市集的喧闹声渐渐响起,摊位上烧烤品类令人目不暇接,香气四溢的美食让人垂涎欲滴。点燃篝火,我汇入彝族舞者中,跳起欢快的舞蹈。

孟获城是一个充满魅力与神秘的地方,在这里,诗性的旅程穿过日常,与自然同频,你不仅能感受到古老的气息,更能与悠久的历史对话,领略那份跨越时空的美丽。

栖息地 (外三首)

□ 陈阳

开始
像拧开龙头而涌出的
水,你合眸
你的手,你的脚
组成你的骨
以及那尚未悬停于低空的
视域。这是你的栖息地
故事一样的栖息地

梦中的你

是什么让你
戴着面具在我梦中穿梭
假借那些熟悉的场域
让你张口欲呼

而我,沉睡中如观沧海
睁开眼若掬月华
我欲挽请自来的你
你却从不留恋基于我骨骸的枷锁

遗失的记忆

啼哭的时刻
你把五颜六色的风景
装进眼眶
肖似你耄耋之年的祖父
馨鸣。仿佛曾遗失的记忆
和将死别的我就在眼前
象牙白的门
我也把你装进眼眶

推敲

是你留下的痕迹
会成为线索
循迹而至的游猎
下冰雹似的眼光
是什么
或不是什么
像一面尚未被打碎的镜子
像两点之间只有一条的直线

沃日河上看藏寨

□ 刘安祥

能清霏有味,风月无边。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贬谪之后的苏轼,滴居黄城中,把盏临风,踏雪飞鸿,宠辱不惊,且听风吟。从此,一个豪放、淡泊、豁达的文豪走进了历史长河中。

雨润山色,庭挽风声。累了就放下尘世的行囊,倦了就停下疲惫的脚步,人生没有永不止步的旅程。有时候,我们也许要放慢脚步,人生才能走得更远。此刻,驻足沃日岸边的我,聆听听风的长歌。

风,如影随形。风声低垂,天地苍茫,将喧嚣和宁静分隔成两个世界。它悄然而来,任云卷云舒,涤荡天地浊气;它又悄然而去,任花开花落,不与万物纠缠。

风起时,沐雨,它是天上飞翔的水,它是水里流淌的云,它是迎风而飞的鸟;云起时,听风,它是云朵里穿梭的鱼,它是山林里飘洒的雪,它是海里腾起的浪。

这静态的青山绿水画里,几只鸟儿似从《诗经》《汉赋》、唐诗宋词的字句中出发,款款飞至沃日河上空,不时从河面疾驰斜飞,沾沃日河的灵魂之水,在沃日河天空的卷轴里,题写平平仄仄的美丽诗行。

对岸的藏家民居隐隐约约时隐时现,甚似如梦似幻的海市蜃楼。雾

新年游乐山大佛

□ 唐钰芸

虎年初一一大早,我们一家人从射洪开车直奔乐山。天下着绵绵细雨,但丝毫不影响我们愉快的心情。

大家一路上说说笑笑,时间倒也过得挺快。我们到达游客中心时,雨也停了。我们沿着滨江路前行,到了北门,眼前瞬间变得豁然开朗起来,尽管人潮如织,不过,我们没做过多停留,向着大佛,直奔而去。

穿过凌云寺,到达栈道入口,已可看见大佛的头部。我们兴奋不已,继续顺栈道而下。真没想到,要想抵达山脚,这栈道就要花一个多小时呢。一路下来,一路惊心动魄。从下向上俯视,大佛的全貌尽入眼中。他的大脚,足足有5个人那么宽,真是令人惊叹。见我一脸膜拜的神情,作家协会给我讲起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唐朝初年,这里的凌云山上有一座凌云寺,凌云寺里有一个老和尚,叫海通。当时凌云山下,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汇流处,水深流急,波涛浪翻,经常吞没行船,危害百姓。海通和尚心中十分不忍,心想三江水势这样猖獗,水中必有水怪。要是在这岩石上刻造佛像,定能降服水怪,使来往船只免于灾难。于是,他请了两个有名的石匠来商量刻佛像的事。这两个石匠,一个叫石诚,一个叫石虚。石诚不慌不忙地说:“我看就刻一尊像这山岩一样高大的佛像吧。”石虚一听忙摇头说:“山岩这样高,石头这样硬,你这尊佛像哪年哪月才能刻好?”海通老和尚见二人争持不下,就说:“你们二人不要再争了,干脆一个刻大佛,一个刻千佛吧。”说完,海通和尚就出来还请了许多凿石造像的能工巧匠,让他们和石诚一起雕琢大佛,附近的老百姓听说海通老和尚请人雕琢大佛镇压三江水怪,也纷纷赶来帮忙。有的烧茶,有的送饭,一时之间,凌云岩上人来人往,而大佛的样子也一天天显露出来。

那时,嘉州有个官吏,爱财如

命。他听说海通老和尚从外地化了许多银两,便打起了坏主意。有一天,他带着几个官兵来到凌云寺,对老和尚说:“胆大的和尚,你修建大佛,不先报官立案,目无王法,罚你银一两两万,限三天交齐。”老和尚说:“大人,修建大佛是为了镇压三江水怪,解除百姓苦难,这银子是我化缘来修建大佛的,不能动啊!”那官吏见老和尚不答应,就恐吓说:“要是不交钱,就剃去你的眼睛。”

谁知话刚说完,海通老和尚面不改色地说:“我宁愿把眼睛剜去,也不能动修建大佛的钱!”说完,就自己剃去双眼,端在盘子里向那官吏走去。那官吏见老和尚真的剃去双眼,吓得不停后退。谁知忘了身后是悬崖,不小心摔了下去。多年后,老和尚圆寂了,他的徒弟就领着大家继续建造大佛。不久,石诚也死了,他的徒弟们仍旧在雕琢大佛。就这样一代接着一代,经过了90年,大佛终于建成。

听完爸爸的故事,我真不敢相信,在那个没有吊车,没有脚手架,没有电钻的情况下,是怎样完成这浩大工程的?我不由得对当时的建筑师师傅们肃然起敬。

我们在成都写诗

□ 吴小虫

我和胡木是同乡及诗友,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成都。

我们的故乡晋北,那里的民风粗犷,吃大锅菜,过年过节煮猪头牛头庆祝,人的心思简单,骨子里倔强,即使现在更现代化了,但精神底色依然没变。我想我和胡木是一样的,他在右玉县,我在应县,我们从这里出发,没有约定,在飘飘荡荡中,在各自的轨迹中,因为诗歌有了交会。

也真是巧合,胡木的诗集《碎片·尘埃与海浪》,是总结他从2013到2023这十年的漂泊生活。就如他说的,“从蜀地到岭南,从岭南归蜀地/几经流转,终又回到原点”。而我,也是突然之间,在同一个时间,离开太原去了重庆,然后又辗转成都,这一晃也是十年。十年,不长不短,我仿佛又看到了最初的那个苦涩的自己,是怎样在一种懵懂中前行,又怎样在命运的引领下想去拨响诗神的琴弦。

胡木应该也一样,一支远地之木,要在南方扎根生长,要把自己雕琢成为一支笛子,这何其艰难。他的诗集的名字《碎片·尘埃与海浪》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人已经被撕裂,是一块一块的碎片,就像他在诗中不断写到,大象失去了象牙,用撞毁的方式呈现死亡,而一头冲撞的犀牛,并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这些感受是真实的,他忍着疼痛记录了下来,但更多的是困惑,是矛盾。

所以在诗集的开篇,我们看到了他的关于故乡的书写。但他并没有写故乡的温情,而是借它来“回应我,修复我”此刻的残缺,在《北国来信》中,他写道:“黑夜散去,改名换姓/在新的地名里重新生根发芽”,在《暴雨》中,他又写道:“我将从南方回到北国出生的村庄/把我的名字托给一块石头”,南方是“方向”,而北国却是一个人的“国家”。但又能怎样呢?他又清醒地认识到,“一张纸嘲笑我/刻舟求剑”(《故乡刻在子弹上》)。

于是他又把情感寄托在了爱情、友情上,试图从对方身上找到那个片

刻的自己。诗集中有几首诗,不断出现一个女性的名字“阿兰”,反复研读,你会从中读出一种呼唤,就像孩子呼唤母亲那样急切。无疑,女性的力量是不可估计的,不然“母亲”不会成为一种永恒的意象,佛教中不会有“度母”之名称。但我们也忘了一种事实,有时你我也只是时间手中的摆件,同样脆弱不堪。而另外一些写给男性朋友的诗作,或许可以理解为一种共振,在喝酒时间当中的人生交换。

“酒”在胡木的诗中频频出现,有时助眠有时沉醉,在这背后,是他心里明白,“我们的脆弱被一次次包装、置换、叫卖”,于是只能“一边厌恶酒精,一边痴迷酒精/它关上了一些我,也给出了一些我”(《酒精》)。给出了什么?我想就是这种叫诗歌的心灵独白,让我们在严丝合缝的日子里有稍微的喘息。

虽然整本诗集的调子偏沉,但他依然期望在下一个山口看到繁花盛开。而这种生命情境的转换,也带动着他在诗歌层面的转换。在第四辑“我看到一生贩卖的矛与盾”中,我看到一个真正的胡木,他在努力地介入和融入。光是这些题目就叫人惊心:“雕像挽歌”“玩具”“纪念碑与面包”“指犀牛为牛”……他突然有了一种决绝,同时还有一些不屑和不齿,他已做好了和时间、生活的准备,而哀歌还并未响起。

他开始逐渐“在场”,在玉林西路,在科华北路,在长野书局……他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当地人(思维),他要“翻越我或掩埋”,他要“躺在一块长满红斑的铁皮上,看起来像一段被焊住的钢筋”。他的这种底气来自自己将自身置之度外,因为在“阴影中失序生长破碎的人”,只有“把自己扔进大海,扔进冰雹,扔进风暴”。而这种“决绝和不屑”,在诗的层面上也并非是一种稳定的表现,它更像是觉醒,是自我生命和诗歌开始融为一体的开端。